

青
//
春
//
小
//
说
//
系
//
列

青青河畔

82
若零

著



生命中没有任何东西，更美于那年少时的幻梦

菁菁河畔

Jing Jing He Pan

文 / 若 零

I267.5
D704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菁菁河畔/若零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04.5

(青春小说系列)

ISBN 7-5633-4599-X

I. 菁... II. 若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35192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: 541004)
(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n>)

出版人: 萧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

(广西南宁市建政东路 88 号 邮政编码: 530023)

开本: 850mm×1168mm 1/32

印张: 4 字数: 100 千字

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 001~5 000 定价: 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Contents

目 录

01		1
02		13
03		27
04		39
05		51
06		65
07		77
08		91
09		105
外一章		121

>> >> >> >> >

01



星

期一，清晨六点半，闹钟响。

起床，刷牙洗脸，抓着梳子一边梳，一边跑向庭院，急着想知道我的杭菊有没有盛开。

我低头拨开交错的玉兰花树枝，再侧着身从两株扶桑之间穿过，同时小心地拢紧我的睡衣——不让初秋的露水沾湿。然后我看到了墙根处的一个小花盆，上面就种着我的宝贝，我定睛望去，泄了气——仍是花苞。

没关系，明天就会开的！我安慰自己，走近蹲下身端详着它。洁白的花瓣抱成团，外面轻轻覆上黄绿的花萼，真是美。我笑了，伸出手指弹弹花骨朵。

其实挺不错了。从小跟着热爱园艺的父亲种花，但经手的花草非死即伤，被妈妈笑称为“摧花魔手”，这一次独立种杭菊，竟然能让它开花，真的很不错了！

站了起来，深吸一口晨间的清新空气。花香暗浮，爽风沁肤，有雀儿在树枝脆鸣。于是精神一振，伸伸手，踢踢腿，接着兴致勃勃地摆了几个高难度的武术 POSE，自我感觉良好。仰头看晴朗朗的蓝天，白云折射来的初升红日的光，使我眯了眯眼。

“阿菁，快来吃饭啦！”厨房里传来阿婆的大嗓门。

“哦——”我应着，赶紧回房换衣服，三分钟之内打理好自己，拎着书包跑进饭厅。

阿婆指着饭桌上的米粉，“快吃！七点钟了！”阿婆瘦瘦的，可是嗓门很大，火气也不小，是我们家铁面无私的掌厨者。

“哦。”我卖力地吃。这么大的一碗米粉，加上摆在一侧的煎蛋和青菜，真的要努力吃才吃得完。用力吞下最后一口米粉，我举手，“阿婆，我吃完了。”

阿婆望望我只剩下汤的碗，点了点头，“嗯。”

我这才敢起身离开，进洗手间漱了口，擦净嘴，回厅里背起书包。“阿婆，我上学去了。”

“好、好，路上小心。”阿婆笑咪咪地扬手。只要你善待她煮的东西，她就是很和善的阿婆——我最可爱的外祖母。

推着自行车出了家门，正巧碰到晨运的妈妈回来，我朝她挥挥手，“妈，我走了。”

老妈抬腕看表，“走快点，七点十七分。”她对时间的忠实程度更甚于阿婆。

我吐舌，骑上车向学校飞快奔去。风迎面扑来，我扬起笑脸灿然以对——又是一个早晨！像平常一样的平常，浸泡着淡淡幸福的味道。

我，何菁，平平常常的高二生。长相普通，成绩普通，性格普通，智力普通，经历普通，家庭普通。总而言之：所有的特征指数皆在大众范围内。

对，一切正常！

□ □ □ □ □ □ □

下课铃响，我打着呵欠目送老师的背影，懒腰伸到一半，就被同桌的手肘撞断。

“何菁，笔记！”

张慧娜，我的同桌，说话做事简洁无比，惜时如金，成绩优异。

我扬扬下巴，示意她自己拿，然后继续抬臂伸展，完成我的懒腰。

张慧娜仅扫了几眼就把笔记丢回给我。我又打了个呵欠，放下手，拾起笔记，丢给后桌的陈琪。琪美人伸出纤纤玉手，摊开笔记本，优雅地拈起一支荧光笔，快速扫视后划了几条线，添上几句话，再勾一下重点。完成后把笔记递回给我。

陈琪的这套动作我已经看过上百遍了，现在仍让我觉得赏心悦目。美人就是美人！

这些几乎是每堂课后的例行程序——张慧娜的笔记做得顶级的好，但她很怕自己遗漏了什么重要信息。所以课后总要借我的笔记去对一对，确认我的笔记对她而言根本不具参考价值后才放心。

令人妒慕的陈琪，拥有美丽外貌的同时还有一个聪明的大脑，聪明到不屑抄笔记，“现在不是练字的时候”，她说。所





以她上课只是听，每堂课后把我的笔记检阅一遍，到了考试前再拿去复印，轻而易举就取得好成绩。有时真让人心里不平衡！而我，抄笔记一是防止自己上课走神，二是如果不抄的话心中有愧。（乖孩子应该好好抄笔记的是不是？）

我们三个不能算是好朋友。

张慧娜是不会把宝贵的时间花在交朋友这类事情上的，我觉得她可以冠以“学习狂”的称号。

陈琪完全相反，活泼亮丽，朋友满天下，她是被众星包围的明月，绝不会局限于几个女生这样的小圈子。

我嘛，当然是最平常的那一类型喽。

我们三个，只因为座位相邻，便形成了这种有些奇怪的合作关系——不能称之为友情的默契。

□ □ □ □ □ □

每周星期一下午是固定的大扫除时间，这一周轮到我们的了。

好友李沛雅兴冲冲地抓着两片抹布跑过来，抛了一块给我。“阿菁，我们去擦窗！”

我欣然同意，立即把手中的拖把塞给一个男生，提起水桶飞奔过去，和李沛雅并肩站到窗前，开始我们的欢乐时光。

这是我们最爱做的工作，皆因窗外是一片好风景。

李沛雅奋力地挥舞着手臂，将大片的铝合玻璃窗擦得闪闪亮，同时也让我们的视野更清晰——

“看见没？江卓骏出来了！哇，今天穿黑T恤呢，好酷！看见没？那边那边！”

“嗯嗯嗯！看到了！好帅啊！”我高兴地用力“观赏”了两眼，才舍得弯下腰在水桶中洗净抹布。

“啊啊啊啊啊，黄振华进球了！关风仪在给他加油呢！”李沛雅兴奋得满脸通红，跳着猛拍我的背，“快看快看！”

“哪里？”我霍地直起身，瞪大眼搜寻传言中的绯闻男女主角的踪影，“在哪里？……看到了。咦？她给他递汽水耶！哇！”眼睛因惊讶而瞪得更大，当然，看归看，仍没忘记将拧

着抹布的双手移到水桶的正上方，免得脏水溅湿地板。

“嘿，看来是真的哟！关风仪昨天还跟我否认呢，哼哼。”李沛雅拉开玻璃窗，擦着窗框，视线一直没离开过他们，笑得很奸。

“真好啊，他们挺般配的。”我低头擦着玻璃上的污渍，为他们美丽的恋情而微笑。突然想起一件事，抬起头，“那方浩怎么办？”方浩喜欢关风仪很久了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秘密。

李沛雅的笑容落了下来，也皱起眉，“对呀，这可难办了。说实话，方浩真的不错，唉，可惜！”

我们一齐叹息，分别擦着玻璃窗两头的边角。少女的心开始感叹——爱总是两难的，有人如意，便有人受伤。唉，世界上的事总不肯刚刚好，不是多一个就是少一个，上帝的安排总有缺陷……

“喂！”李沛雅突然用力撞我，“看……快看啊！”

我忧郁的思绪被打断，回过神来揉揉被撞疼的肩，凑近她看向同一方向。“看什么啊？有什……啊，方浩！”

“他在那边，才刚来吧。……啊，他看到他们了！他看着他们……哇……表情……”李沛雅心不在焉地爬上凳子，抹着上方的玻璃，一边伸长了脖子往外瞧。

我跟李沛雅一样，紧张地盯着方浩的一举一动，手上擦拭的动作变得无意识。“表情……他的表情怎么样？”

“表情……呜……看不清楚！”李沛雅撇撇嘴，跳下地，

“啊，为什么要瞪得那么远？一定很伤心吧。”

看着……相互对望……”

“嗯、嗯、嗯!”我点着头。

我们半张着口，鼻子紧贴住玻璃，密切注意着后续发展，结果——

“走近了，近了!……到他们面前了……看，方浩扬起了手!啊啊……打了个……招呼!啊……然后他继续走……走过……走……走远了……就……就这样?……完了?”

三角恋情出乎意料地落幕，我们惊异地对望，眨眨眼，由我来下了注脚：“毕竟那些精彩的情节只会出现在言情小说里。”

“嗯!”李沛雅颌首，做了补充，“或者是电视电影里。”

“没错!”我们再一起点头，然后站直身子，上下打量一遍擦得锃亮的窗子，满意地将抹布丢进水桶——“这边搞定!换那扇!”

于是，李沛雅提起水桶，我扛了张凳子，转换场地喽!

“嗯……这边有什么好看的呢?”

“那边，排球队的张晓萍!”

“嗯?”

“听说她跟三班的梁志锋分手了。”

“不是吧?”

“是真的。听说……”

呵呵呵，是不是觉得我们很八卦?东家长西家短地说三道四，很没修养很没气质，对不对?

对啦，没错，就是这样!我不否认，我们的确非常非常具有三姑六婆的潜质。

别笑我们品味低，不是早就声明了吗?我们只是“平凡”的高中生嘛!爱聚在一起说三道四，爱幻想爱做梦，爱看帅哥爱评美女，爱听明星的八卦新闻，爱把无聊当有趣……都很正常不是吗?不要太与众不同，八卦一点比较容易融入人群啦。

比白开水还平淡的学生生活，如果没有这些调味料，岂不是很无趣?所以，别太苛求啦。看看我们这些被拼命地填料，即将要送进焖炉的可怜烤鸭，你忍心剥夺掉这最后的唯一的乐

趣吗？

再说八卦又不是什么坏东西（李沛雅小姐的至理名言！），可以在课余磨磨僵化的脑筋，可以调节大脑的兴奋点，可以舒缓紧张情绪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接收外界信息，有利于增进集体感，让女同胞们更团结更亲密，甚至称之为女生关系的润滑剂也不为过。在人际关系日益淡薄的今天，多么需要这种维系社会融洽的交流方式！而且，在言情小说里，八卦人物可是必不可少的、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角色哩！我们是如此的普通，没条件当女主角，只好退而求其次，立志成为起关键作用的八卦阶层！所以——

呜啦啦、啦啦啦——我们爱八卦！

“你们两个！”一声轻叱，两记铁砂掌分别击中我们的背心，“竟然躲在这儿偷懒！”

“哦！”我惨呼，整个人撞上玻璃窗，痛失帅哥回眸一笑的镜头。

李沛雅却没事样地笑嘻嘻回头，“香香你看，是潘云耶，他正望向这边哦！”

“真的？”廖香香这个值日生立即忘记了自己的职责，硬挤进我们中间，加入八卦行列，“哇，正点！”

我失笑，撕了一半抹布给她。

“哎，他穿白衬衫真的很合适，对不对？”看着帅哥，廖香香的脸蛋兴奋得红彤彤，气质值迅速下降。唉，女人的天性就是八卦，只是各人程度不同而已。

“上星期六下午他‘又’一次递情书给陈琪，阿祥转交的。”李沛雅忠实地报道最新动态。

“收了吗？陈琪收了吗？”廖香香的语调变得有点怪，一半是因帅哥已心有所属而伤心，一半是为又一桩美丽恋情的可能发生而兴奋。

身形瘦小的我被她们挤到一边，没了观赏位置，只好叹口气，弯下身搓洗抹布。

李沛雅和廖香香却又各自一拳捶过来，“到底收了没？说啊！”



呜，两个花痴加暴力女！我把洗好的抹布掷向她们，揉了揉受创的背部，“没啦，陈琪拒绝了。”琪美人当时正批阅着我的笔记，头也不抬地就回绝了。

“啊？怎么这样！”廖香香失望地甩着抹布，拍去窗棂上的灰尘。

李沛雅也颇觉没趣，用力擦着玻璃，忽然又说：“其实这样也好，高中本来就不是谈恋爱的时候，何况潘云都高三了，还是别分心的好。”

话题突然被带回了现实。廖香香不满地瞪她：“什么叫不是谈恋爱的时候？什么时候才是时候？爱情还要看时候吗？”

“当然要看啦！高中生的恋情最不稳定了，潘云下学期高考后就离开学校了，以后的事情很难说的。”

“喂喂，你这样说很奇怪哎，就因为以后的事很难说，所以才要抓紧现在啊。潘云明年就要走了，现在不谈以后还有机会吗？再说了，爱情就是爱情，想那么多干吗？考虑来考虑去多没意思，那样的话高中生的恋爱谁还谈得起来？”

“怎么能不考虑呢？现实就是现实，是逃避不了的事实。谈恋爱就是会影响学习，学习不好就会影响前途，前途不好就会影响爱情。而且我们是高中生，很快就高考了，一毕业就会各分东西，分隔两地就会变心。”想到无奈的现实，李沛雅的情绪低落，“我也希望看到纯粹的爱情啊，可是现实是不可以忽略的，又不是在小说里，唉——”

“唉什么唉！”廖香香听得气闷，飞腿踢向李沛雅，用武力捍卫自己的美梦，“高中生的恋情是最纯洁最美好的，你不要说这些煞风景的话！”

“是你看不清现实！”李沛雅向后跳离，手腕一甩，将抹布当成武器还击。

没空理会她们的武斗，我细细地擦着玻璃框角的灰尘，眼角不时扫着窗外——潘云出现了，那么，他，会不会也在附近？

潘云走进了自行车车棚，推出他的车并跨上了车座，却不离开，反而倚在一棵树下张望，状似等待——八成是等他了。

我偷偷地笑着，心情极好，提起水桶，绕过正斗得难舍难分的损友，换了一扇窗。很好，这边的视野更清楚。蓦地，眼角的余光瞥见潘云扬起了手，我的视线随之向东北方向移去，唇角悄然绽开——

果然是他！

轻轻哼起歌，我的双手灵活地在窗上游移，连抹布的挥动也好像有了翩翩的舞韵。看着他的身影渐渐移近，渐渐清晰，心亦随之飘然了。一瞬间，已经听不到李沛雅她们的叫嚣声，整个世界只剩他的身影和我的心跳……

可惜，这种奇妙的感觉没持续多久——

“喂！”廖香香不知何时休战了，照例用粗鲁的动作唤起我的注意力，“看什么呢？”

“嗯……程定尹！”李沛雅凑近窗口，一眼便判断出我的“聚焦物”。唉，不愧是八卦女王，够敏锐！

我趁廖香香全神看帅哥的时候，抽走她手里的抹布，再将我擦脏了的抹布搭在她手上。嘻嘻，可以多看他两眼了。

廖香香回过神来，白了我一眼，只得弯腰下去清洗抹布，刚洗完拧干。“顺便，这个。”李沛雅将她的抹布也扔进桶里，又换得廖香香一个白眼。

不理她，我和李沛雅搭着肩，把握机会欣赏美男子。

“听说这次三年级段考，程定尹又是第一名。”

“嗯，我也听说了。”只要是他的消息我都不会放过。

“老天爷真是偏心呀，脑袋好又长得这么帅，所有的好处都给他占了。”

“因为要给平凡人一个仰慕的对象啊。”

“也对，留一个幻想的目标，生命才有希望嘛。”李沛雅以手背托腮，肘撑在窗台上，“唉，觉不觉得他就是漫画里白马王子的现实版？”

“嗯。”我万分同意。看着他微笑，扬手，卸下背包，甩发，他的一举一动我都暗暗记下。

呵呵呵，没错啦，这就是我喜爱这项工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了：程定尹，我暗恋的对象。

这也算平凡高中女生的特征不是吗？像我们这样的年纪，多多少少会有那么一些心动和幻想的。我不打算例外，美好的年华当然需要一点美丽的爱恋来做伴，所以我选择了她。

他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男生，足以让我寄托所有的梦幻，这样暗恋起来才美嘛。事实证明，我是对的。暗恋他的感觉真不赖，使我的生命多了许多色彩。

什么？告白？我干吗要？这样就很好啊！就好像在梦想里飞天奔月般浪漫无比，真要蹲在太空舱里射向月球就完全不是那种味道了。所以，我只愿将这份美丽的暗恋维持下去。

蓦地，手下扶着的玻璃窗被廖香香推走，惊醒了痴痴傻笑的我。哇，刚才又失态了，幸好没人注意，我暗自吐舌，赶紧擦窗。

“你们知道了吧？这个周五我们学校和东中的校际辩论赛，在阶梯教室举行。”李沛雅爬上窗台，扳下气窗擦拭。

“当然，我们学校的代表有程定尹、潘云、江卓骏、林伟栋……哇，好多帅哥耶，一定要去看！”廖香香兴奋地叫道，拧干抹布递给李沛雅，“我们星期五下课后一起去吧。”

我微笑，自从上上个星期得知这个消息后，早已期待着了。他一向是学校辩论队的主力，这次估计是他最后一次参赛，说什么我也不能错过！

换了一面玻璃擦，眼睛仍没离开过他那个方位，只见他进车棚推了车，和潘云说笑着，潇洒离去，浑然不觉背后有多少目光追随。

“那就这么说定了！”李沛雅跳下地，将抹布扔进水桶，突然奇怪地凑近我，“在想什么？怎么都不说话？”

“嗯？没什么。”我随口搪塞，“在想今晚阿婆会煮什么菜。”

独自享受喜欢他的心情，有种神秘的甜蜜，有时淡有时浓，偶尔会带着一点点酸，兴致来时还可以揣想出一丝丝低回的怅惘，细细咀嚼，又有一种淡愁的诗意……这些，我要留给自己一个人品尝，即使是旁边这两个亲密战友、我最要好的死党，也不能透露。

有关他的情怀，是我不能被分享的秘密花园！

“这有什么好想的？”廖香香笑道，她当然也知道阿婆在我们家的无上权威，“不管是什么，你们都得吃光它不是吗？”

李沛雅也笑了，“别担心，要相信自己，经过这么多年的训练，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了！”

我白了她一眼，“太夸张了吧，至少阿婆煮的东西都是正常的。”这么多年来一直庆幸，阿婆的癖好不算太怪。

两个损友闻言笑成一团，我也忍俊不禁。突然背后一声狮吼——

“你们三个！你们、你们……”阿玉班长脸色发青，发颤的手指朝着我们点点点，“大家都打扫完了，你们还在摸鱼！李沛雅、何菁，你们每次都这样混！廖香香，你还身为值日生……”

我们吐舌，立即作鸟兽散。

□ □ □ □ □ □

晚上，洗完澡，吹干半长的头发，我趴在床上，摸出枕头下的日记本。

歪趴着，一只手在床柜里翻出一盒徐怀钰的磁带，塞进录音机后按下开关，另一只手在日记本上写出歪扭的字。

“10月12日，星期一，晴。心情不错。今晚阿婆做的是清蒸罗非鱼和虾仁水蛋，没有放香菜，只洒了葱和蒜蓉……大扫除的时候从窗口看到了他，穿运动服，戴的深褐色运动帽以前



然后当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注意他，才想到：莫非这就是心动？

这种情况很正常是不是？向往爱情是青春期的心理特性之一嘛。

也曾疑惑过，我到底是因为喜欢而喜欢，还是因为想喜欢而去喜欢？或许只是像有些书上所说的，青春期朦胧的性意识折射在心理上而形成的反应？嗤，管它呢，我一向不爱寻根究底。总之，我喜欢喜欢他的感觉，就这么简单！

但是，嘿嘿，要声明的是：我可还没爱上他哦，只是喜欢而已啦。像我这样的年纪，谈爱情还太早，“喜欢”的程度就好了。

何况，我也不是那么无知的，起码懂得区分梦想与现实的分界。他与我的距离太遥远了，想要跨越太难。

太难了啊——我吁口气，翻了个身，此刻录音机里传出的是一首忧伤的情歌。我静静聆听，不觉感染了那分哀愁……唉，看来恋爱真是件伤心伤神的难事啊。

未几，歌声終了，带子也卷到尽头，我将它取出翻面再放入，随着开关摁下，流淌出轻快的摇滚曲调。

我的心情立即跟着变好，再翻了个身，抛了抛卡迪熊。去，干吗想这些？我还没谈恋爱呢！谈恋爱是双向的，所以要考虑的事情很多，对象的选择啦，两个人相处啦，迁就啦，变心啦，永恒啦……单向的暗恋就不同了，只是自己一个人的事，比谈恋爱自由多了。

我还没有准备谈恋爱呢，但暗恋嘛，正是时候了。

用力将卡迪熊掷向天花板再接住，我开心地一笑。这样才不枉费我的青春嘛！

其实，我并不了解他。除了远远地观察到的表面的东西，其他的，例如他的观念、品行、习惯、爱好，我都不知道。就这样地喜欢了——这样的喜欢，是很肤浅的吧？

肤浅就肤浅吧，反正，我从不认为自己高深！

再一次翻身，看看表，关掉音乐，熄了灯，含笑入睡。

02

